梁書

四



列傳第六　梁書十二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柳惔 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荆州惔隨之鎭子響昵近小人惔知

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

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倓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倓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疾轉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穆倓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倓第四弟愷亦有美譽

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叅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

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
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
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
而及且雍州士銳粮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
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
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
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和帝即位爲尚書吏
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

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潁胄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潁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高祖踐阼以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爲祕書監

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追贈中書令謚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冑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冑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

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
重城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
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
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爲東陽太守
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
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
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
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

逺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閏並早知名纂
叡皆好學閏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
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
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
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
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
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
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
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顗之禍後爲晉平王左

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
城拒荆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兵參軍久
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
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
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
逼京師民心遑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
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
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眞人殆興於吾州矣乃
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

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恱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魯平拁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科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

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戸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戸邑如先東宫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冦率州兵擊走之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栅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

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

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埶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

無却因令取繖扇麾毛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

脩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

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

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

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
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
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
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
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荅語但叫曰更生
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
獲於軍[illegible]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
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為侯徵通直散騎
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為安西

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　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

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
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光
泣止叡叡還爲州儁光道候叡叡笑謂之曰若
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
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
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
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部直
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性
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

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高祖即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

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
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嚴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
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
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
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
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黯放別有傳
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
出爲襄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

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賔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之士咸就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矦景濟江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

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作以應之太宗
親自負土哀太子已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
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
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叡族弟愛
愛字孝友沈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
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
陽爲本州別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
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
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

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
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獨端
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
博學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表顗
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憂廬於墓側負
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爲
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爲壯武將軍冠軍
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
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

貳愛況敏有謀素爲州里信伏乃推心撫御
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
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穎冑之死
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巴
東太守蕭璝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荆
州及憺至令愛書諭之璝即日請降中興二年
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
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
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贈衛尉卿子

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二郡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霣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列傳第六　　梁書十二

列傳第七　　梁書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彦龍南鄉無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甞就親人袁照學晝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

也少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稾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

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
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
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
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
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
高帝值有獻白烏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
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
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
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

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己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衞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祏善祏姨弟徐藝爲曲江

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儼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閈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既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卧

内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望風聲柰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

願陛下日愼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高祖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旣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

部猶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畡善畡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含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恒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還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既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

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
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
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既
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
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
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摘
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
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
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

之親友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為之流涕即
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問望
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
霄城侯雲器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
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
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靮而舊同論講
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
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衛將軍僕射侯如
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謚曰宣勑賜謚文有

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毋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甞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荆州又爲征西

記室參軍帶闕西令輿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竝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

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
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
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俄兼尚書左
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
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即位進號
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
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
衛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
求解職改授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

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甞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

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
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
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
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
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
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
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
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
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

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

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
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
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戸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
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
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
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
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毁遣中書舍
人斷客節哭起爲鎭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
闋遷侍中右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

正闕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朞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

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
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
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
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
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
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
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
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
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

力柢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朞萆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筭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思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

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

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即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脩

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忽其究隆緜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霣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旣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皐而長想本志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悄悄而無豫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逾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

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
未陳實外陋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
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裁始歎絲而
未覩終道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
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
之初辰值積惡之去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
於上墋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
於嫣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
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

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衡圖之盛世遇興聖之
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
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
翼儲光於三善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
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紓情於丘壑
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
駝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閫豈蓬蒿所能
沒敎傳嗣於墝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
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

肆詠希微以考室辛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菼葺寒茅構棲巢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濙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脩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

碧葉於澄湖飡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緑葹天著山韭鴈齒麖舌牛脣彘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慕渚而芘地或縈窻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緑攢朱羅窻映戶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蔕銜素蘂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

翼或緑衿而絳頳好葉隱而枝藏乍開闗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鷖寒鷁鶬鵠短凫兎参差之弱藻戯瀺灂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翼皷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鯈鉅鱯碧鱗朱尾鯈鸕偃額小則戯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羡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

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己而求足
並尤物以輿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
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夔腥以粒
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
書顏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
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跼念幸取給於庭
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爨於
曉蓐不抱惄於朝蔬排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
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

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為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從睇識方皐於歸津帶脩汀於桂渚肇皐鋪於彊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島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徒遊

於茲所侍緌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醑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蔥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鈜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筭貴則景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椁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同原陵之膴膴寧知螻蟻

之與狐兎無論樵芻之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脩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嶫百栱相持阜蘇林駕蘭枻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眸於艮域覿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寔遺訓之可秉始飡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

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崇岌喬枝拂日嶤嶷岧亭墜石堆星岑崟峍屼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嶝横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欵跨郊坰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蹤成顛沛於虐豎康斂衽於虚器穆恭己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

而受崇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涙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騂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怳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閟念甚鸞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橑於巖根或開欞於木末室閣蕭蘿蔦檐梢松栝既得理

於兼謝固忘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
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己於茲日
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尙茲賜之無彊
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
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
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掌司而獲謝
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翱翔
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獸依墀而莫駭
魚牣沼而不網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

晚樹開花初英落蘂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
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
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
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埳而帶坻
雪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翔而欲下
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
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頹暮羅憂患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慨殊方而並失時復託
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

老於爲請曰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
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
其何言羌愧心之非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
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
錢五萬布百匹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
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京師莫比
少時孤貧丐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
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讌
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

識沈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

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

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
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
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
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
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
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
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
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已
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

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
食辟穀服除猶絕粳粱爲給事黃門侍郎中
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
清治稱卒官謚曰恭矦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惵
惵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
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
賛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
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列傳第七　梁書十三

終逌組而後値逌組疑



梁書十四

列傳第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沈靜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繫淹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

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户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

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荆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隊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

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
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
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
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
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
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
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
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

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
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
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
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
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
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
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
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
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

南徐州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爲荆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

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劒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爲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

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驍騎將軍掌國史

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内史視事三年還爲驍
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
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
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
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淹答曰
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
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
長史王續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久疾不預山陵
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

竝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帝即位爲車騎臨海王長史俄除廷尉卿加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祕書監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

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固辭不獲免
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
且天時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
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
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為冠
軍將軍祕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
年遷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
如故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
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

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
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
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
二高祖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
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
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
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子蕤爲嗣封自丹陽尹
丞爲長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

功復封蕩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彦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遥齊中散大夫遥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爲奉朝請充州秀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

無輩遷司徒刑獄參軍事入爲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初齊明帝既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

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
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
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
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之亂職臣之由何者親
則東𨹧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
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
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
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
待旦寧容復徽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

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没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旬奄有全邦殞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子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奪帝惡其辭斥甚慍昉由是終

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公王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令辰肅膺典策德顯功

高光副四海天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厦構而相驩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驤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己循涯寔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梁臺建禪讓文

誥多昉所具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著作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漑漑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

卒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
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朞歲卒於官舍時
年四十九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
祖聞問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諡曰
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
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恒有數
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
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
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

不治生産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
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
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
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
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所
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於士大夫間
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
皆幼人罕贍卹之平原劉孝標爲著論曰客問
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

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鵰獸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皆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

示黔首以鷹鸇媲人倫於犲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鵠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歎亹亹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荆

卿湛士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實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頤蹙頞涕唾流沬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

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

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
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
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曽史蘭薰雪
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江漢視若遊塵遇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
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
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
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
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

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

所聚二疊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疊也古
人知三疊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
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
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招民譽遒文麗藻方
駕曹王英特儁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
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
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
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

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
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
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
越歸骸雒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
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
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
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嶄絕是
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

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噭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沈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末由也已

列傳第八　　梁書十四

列傳第九　梁書十五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謝朏　弟子覽

謝朏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祿大夫竝有名前代朏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勑莊攜朏從駕詔使

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起家撫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舍人歷中書郎衞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朏謁既退粲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案經袁粲粲寢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勑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斆彭城劉俁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拜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冊高帝進太尉又以

朏爲長史帶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
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
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
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荅曰昔魏臣有勸魏
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
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
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
長史以朏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
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
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
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
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旣而武帝言於高
帝請誅朏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
外耳遂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
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爲冠軍將軍
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
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事

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爲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

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値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
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朏早藉
羽儀夙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
衢拂衣林沚抱箕潁之餘芳甘獻顏而無悶撫
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槩可賜牀
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
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朏爲散騎
常侍中書監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竝不屈三
年又詔徵朏爲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

子詹事時東宮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值義師已
近故竝得不到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
朏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
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
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
羽儀世胄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
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
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清規雅裁
兼擅其美竝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

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
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玆椽丈世襲青
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
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
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勳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
貧爲恥況乎久[illegible]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
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寔賴羣
才共成棟幹思挹清源取鏡止水愚欲屈居僚
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請竝

補臣府軍諮祭酒朏加後將軍竝不至高祖踐
作徵朏爲侍中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脩散
騎常侍特進右光禄大夫又竝不屈仍遣領軍
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朏輕舟出詣闕
自陳既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
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
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讌語盡
懽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
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

道到京師勑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衞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謚曰靖孝朏所著書及文章並行於世子諼官至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𧴲頗有

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官
覽字景滌朏弟瀟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
駙馬都尉祕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
馬召補東閤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
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覽爲人美風
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座受敕與侍中王
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
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
止棟隆信乃俱聲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

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
酒因醼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
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頃之
敕掌東宮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年夏
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
叙等與合攻没黟歙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
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
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
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尋遷吏部尚書

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爲榮十二年
春出爲吴興太守中書舍人黄睦之家居烏程
子弟專横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
子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
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境多劫爲東
道患覽下車肅然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
滿東海徐孝嗣並爲吴興號稱名守覽皆欲過
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
之王懷祖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子

罕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踈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韙之

列傳第九　　梁書十五

列傳第十　梁書十六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王亮

張稷

王瑩

王亮字奉叔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宋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黄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祕

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齊明帝作相聞而嘉之引爲領軍長史甚見賞納及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詮序著稱遷侍中建武末爲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末爲

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
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昵之如初及祏遇
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
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
世不謂爲能頻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衞率
爲尚書右僕射中護軍既而東昏肆虐淫刑已
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義師至新林內外百
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
遣及城內既定獨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高祖

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琅邪清河二郡太守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不拜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引參佐命封豫寧縣公邑二千戸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别省而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敬論棄市刑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夏高祖讌

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幸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況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

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荅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胐褒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並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

不有嚴裁憲准將頽鎮節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謏聞末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釁餘亂爲矛楯人而無恒成茲姦詖日者飲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拜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讒激失所許與疵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

私訐之談宜寘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縝曰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祏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横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禄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

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録其白旗之來貫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縝答支離而已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八年詔起爲祕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太常卿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千匹謚曰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禄大夫稷所生母遘疾歷時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

永異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疎率朗
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具知名時稱之曰
充融卷稷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
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
軍遷外兵參軍齊永明中爲剡縣令略不視事
多爲山水遊會賊唐瑤作亂稷率厲縣人保全
縣境入爲太子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
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曅爲護軍轉護軍司
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爲別駕時魏寇

壽春以稷爲寧朔將軍軍主副尚書僕射沈文
季鎮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略處分
文季悉委稷焉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
平内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
事時雍州刺史曹武度樊城岸以稷知州事魏
師退稷還荆州就拜黄門侍郎復爲司馬新興
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壽遷
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及江州刺史陳顯達舉
兵及以本號鎮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鎮南長

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
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
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南兖州諸軍事南兖州刺
史俄進督北徐州兖州冀五州諸軍事將軍竝
如故永元末徵爲侍中宿衛宫城義師至兼衛
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内諸
軍事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城内思亡而
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之乃使
直閤張齊害東昏于含德殿稷召尚書右僕射

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
遷于殷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絶于天
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去殷之時項伯歸漢
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
穆等使石頭城詣高祖高祖以穆為侍中左衛
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梁臺建為
散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
邑一千戸又為侍中國子祭酒領驍騎將軍遷
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免尋為度支尚書

前將軍太子右衛率又以公事免俄爲祠部尚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尚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領軍事尋遷領軍將軍中正矦如故時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出爲散騎常侍將軍吴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寛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尚書左僕射輿駕將欲如稷宅以盛[illegible]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

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兾二州刺史會魏冠朐山詔稷權頓六里都督衆軍退進號鎮北將軍初鬱州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朐山叛或與魏通既不自安矣且稷寛弛無防僚吏頗侵漁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害稷時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稷性烈亮善與人交歷官無蓄聚俸禄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

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子嵥別有傳卷字令遠稷從兄也少以知理著稱能清言仕至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禄大夫南鄉僖侯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齊高帝爲驃騎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頃之出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旣還間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

不足坐失郡廢棄父之爲前軍諮議參軍中書
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爲給
事黃門郎出爲宣城太守遷爲驃騎長史復爲
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
職服闋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爲冠軍將軍
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明帝勤憂
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還爲太
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
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

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瑩假節率衆拒慧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師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引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洲遜位于別宮高祖踐阼遷侍中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尚書左僕射侍中撫軍如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

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尚書令雲麾將軍侍中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吹一部瑩性清慎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天監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興王蒙寛政爲佐命固將愧於心其自取廢故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列傳第十　梁書十六